

小說日報

中華民國十二年二月七日 壬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本報特別啓事

又廣告主任孫緯才增刊主任嚴美孫
本報循例于陰歷十二月廿二日起停刊

小說日報彙刊第一集出版

本報每三十號爲一集用藍色厚紙封面裝訂或冊異常美觀茲第一集(第一號至第三十號)業已出版每冊實售大洋九角外埠加寄費一角二分郵票通用書出無多欲得者幸勿自誤(二集續出) 本報發行部謹啓

上海聖約翰大學招添附屬中學新生簡章

概不報名
招考卷由
本校給用
郵票十元
詳示通函
處即當寄
奉不誤

報名費須
先期到校
報名繳報
名費洋一
元或開明
姓名通信
處用中文
函報亦可
報名應
用物投考
時最近
帶筆墨及
本級生
其餘各級
及小學
單或證書
呈請

校址
上海
英王渡
細章

上海震旦大學招插班生

本大學此次只招插班生凡
未曾讀過法文者概不考取
考期正月廿八二
月廿六七八
開學三月
一號
住址法租界呂班
路一四三號
章程
即寄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巴得兩隻眼睛。可嘆我中盡在身。那裏還有生子的希望。祖宗之嗣。自我而斬。我還能算個人嗎。這且不講。當我風頭十足的時候。今朝送去一千。明朝送去八百。那妓院裏人。誰個不一口一聲的張爺。恭維得我肉麻。現在呢床頭金盡。他那裏還親熱我。巧不巧我到他那裏去。還要招幾個白眼。吃幾個軟釘子呢。這還是現在哩。若是將來。唉呀。那可不堪設想了。這且不講。我家裏近來。已漸漸的斷炊。二弟罷。仍是鑽頭不顧屁股的賭。眼見一家老小。就要受餓。我難道能看着他們餓死了嗎。這還不講。我家裏的說了半句。停頓住吁口長氣。滴出幾點眼淚。搖一搖頭說道。這不報應嗎。這不是報應嗎。遂又繼續着說道。我到今天。應該明白了難道還能去渾蛋。改罷。改罷。再不改。真不是人了。說到這裏。把脚一躲。牙一咬道。再不改。真不是人了。宗周因這番覺悟。從此以後。真個改好。終天在家裏家外。想方法去盤財。再也不到妓院裏去。難弟宗漢。於一天賭過回家。不知是看他哥哥好了。也不知是受了別的激勵。忽的頓足長嘆道。不是人。不是人。我從前的容顏。是何等豐潤。到了現在。已和鬼兒不相上下。難怪人家把賭博的人。叫作賭博鬼呢。想我自賭錢以來。終天昏沉沉的。也不知何時天明。也不知何時天暗。那兩隻眼睜。只知釘在牌九上。馬匠上。撲克上。罷了。但是照此做去。果真能贏得幾文。也還值得。想想我呢。一年輸三五千塊錢。就算討巧。一點不小心。恐怕一萬兩萬。都是花所不免。這不是人家說的。既勞民而又傷財嗎。況且一班賭友。那一個是人。只要見你有錢。總彎着心把你計算去。比殺人放火的強盜。還毒得幾倍。我終天和他們在一起。我到底是個什麼人呢。回想我的祖上。雖不說怎麼體面。然而總是正經人。地方上的親鄰。那一個不把我家。看得重重的。我到今天。入到賭鬼窩裏。二分像人。八分似鬼。惹得一般親鄰。都說我不起。這不是辱沒祖宗嗎。唉。可恨可恨。我的祖上。好

容易買得幾畝薄田。丟給我們。我們弟兄二人。不能替祖上保守。偏亂七八糟去敗。祖上在九泉有知。能不懊悔着說。我上頭兒子孫作馬牛嗎。我從前一到賭場。便有人跟前跟後的要我賭。我的我不得開交。我反大刺刺的。表示似高興似不高興的樣兒。如今呢。我錢不多了。跟在人家前後要賭。人家反不大理我。唉。人情多薄哪。唉。這只怪我沒有出息。那裏能怪人。現在我的家產。看看賣盡。我的一子一女。張着嘴還要吃。究竟怎麼好呢。唉。究竟怎麼好呢。我看我大哥有幾分好了。坐在家裏盤財了。一個人總要有點人心。我也不賭了罷。說時。拍案大叫道。不賭了。不賭了。再賭時。我便是個畜類。是個人間沒有的壞東西。宗漢因這番覺悟。從此以後。也真個改好。終天在家裏家外。想法去盤財。比着宗周。還要起勁許多。再也不到賭場上去。沒到三年。家業漸次恢復。所有田地房產。從前賣的。現在多已買回。從前押的。現在多已贖回。叫旁人一看。就曉得這是個興旺人家。然而他弟兄二人。却是安分守己。沒有以前的那股壞脾氣。

旁觀的人。見他弟兄又這般要好。不知當怎樣的恭維他。左想右想。索性仍喊他難兄難弟。這在學問淺的人。怕還替他叫屈。那知這難兄難弟。有兩層意思。前一層的難字。是難爲人之難。後一層的難字。是難得之難。

小說之文。以入情入理爲貴。但近時社會情事。往往有出於情理外者。小說家從而紀之。人且譽爲不近情理。略而不記。又失小說之真精神。是亦小說家之厄也。

海內外名士惠題詩詞達八百餘家先印上卷十月後出書內有錄版銅版影印題字多至百餘面可謂空前鉅製定價一元凡愛閱本報諸君將此紙剪下
 聲明由小說日報紹介來函預約僅須附郵花三十五分以一星期為限(自登報日起)

綺芬浪墨徵求預約

浪墨一為之江孫綺芬著內分小說詩文等九類文庫序許指嚴陳蝶仙包天笑王道西神吳東

米孫玉聲周劍雲胡寄塵嚴譔聲施濟羣鄭逸梅顧明耳(隱)龔何海濱陳鐵佛徐卓呆顧德侯諸公

米(詞)有李涵秋袁雲吳曼雲等題此書係上海山莊子海上說夢人鄭正秋切子等

米推王君許嚴胡慎齋黃其謙人諸公(題字)有徐枚(半梅)周瘦鵬趙蒼狂鄭鶴鵠鄭丹斧王鏡帆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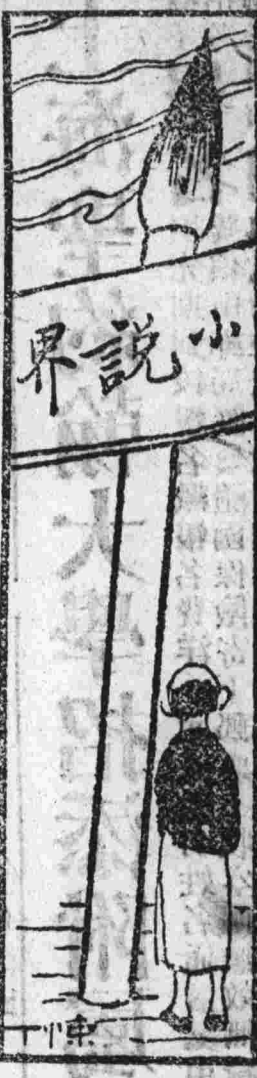
米煙滿花君博嚴鶴鵠諸公及壽梅(逸梅之夫人)有徐枚(半梅)周瘦鵬趙蒼狂鄭鶴鵠鄭丹斧王鏡帆范

米通訊處上海伯頓路五九號物外詩文社

通訊處上海伯頓路五九號物外詩文社

本報特別啓事

本報自今日起例停版八日至明年元旦照常出版在此期內尚望各界以有關新年之文字見賜是幸



小說叢談 (三)

許廣父

三、要熟於掌故。掌故就是過去的社會。社會的情事。往往現在和過去有連貫去處。要做現時的社會小說。就不可不多知道去社會情事。

四、要能各種文字。社會小說是包羅萬象的小說。因他小說中要用的文字。也要各體俱備。如公文啊。尺牘啊。和一切實際的文字。總是缺一不可呢。

五、要略知各國文字。和各國社會的情況。世界由閉塞而趨於開放。社交由簡單而趨於繁複。所以社會小說家。也要有點世界知識。並略解各國文字才好。

以上五者。不過說得一個大概罷了。也許這大概還說不完全。或者身外還有必要的條件。但這是我現在所知的。而著作人的文筆。還不在其內。試想這社會小說。是何等煩雜的事情。偏近時的小說家。足跡不出故鄉一步。見聞不及十里以外。終身才做得一兩種事業。一古腦兒。認不到幾個故鄉朋友。談不到幾部本國書籍。就想搖筆弄文。做起洋洋洒洒的社會小說來。而且一部不假。還要兩部三部。以至於十幾部。幾十部的做出來。真不曉他所用的資料。都是些什麼呢。有人問我。你不是也做社會小說的嗎。

小說叢談 (四)



末幕的一日

異觀

我一時也記不起這一日是怎麼日子。只見幾家著名的新聞紙的第一版。登着頭號字排着的一段如電報非電報。如廣告非廣告的一段文字。我姑且大膽的節略他這段原文。他說。

中華公司自即日起。歸聯合公司全權管理。至於中華公司所借聯合公司大小款項。因中華公司前後數任會計員。並無詳細明白確實之帳目可查。至於應付聯合公司之往來。不能照付。聯合公司為維持血本起見。不能不在取得股東同意之前。逕取管理手段。

這個恐慌的消息傳出以來。一輩子股東本來弄得千穩萬妥的衣食之源。一旦根本取消。正結得和喪家之犬。東西亂奔了一回子。却還沒有相信這消息可靠的。以為是一個好事的朋友。破了一些廣告費的鈔。鬧這個頑意兒的。並且不辭好多的路。特地幹到北大街那邊。去看看這位經理先生。但是總公司比着各路的公司。架子自然來得大。總公司總理寫字房前面。高高的掛着公同議決的五星商標。正不知飛到那裏去了。他這一驚得真不同小可。立刻也顧不得總理認得不認得這位一份子的股東。沒命的向裏跑着。那時別的部份。正也一些聲響沒有。把往日人人視為可望不可即的地方。只空空洞洞的一個人也沒有。可是會計室的房

新年最佳禮品

新華特裝

大前門香烟

商英華總代理

只聽得七嘴八舌的鬧着。他依舊還仗着一份子的股東。冒冒失失的撞進去。那時門房前站着二個印度巡捕。把不問原由的一把拉了進去。這時房裏的人。以為捉着一個賊。大家又七嘴八舌的要送法庭裏治罪。他一想。奇極了。我是一份子的股東。這裏是一份子的地方。也沒有我插足之地。他也不得不鄭重宣言。表明自己是一份子的股東。那是一位神色古怪的朋友。笑着對他說。先生既是股東。好極了。貴公司從今日起。所有以前千爭萬奪的自命總理會計的人物。一古腦兒的逃得影蹤全無。請先生也清理罷。他只得急說道。不是的。我們的公司很大。股東也很多。請放了我一個。等我一個一個去找聚到此地來再算罷。他一想公司是我們的。我們應當去清理。於是他想。股東如是之多。去找那一個說話。他呆了半晌。方纔想出一個有統系的計劃來。依着百家姓的次序。所以先去一位姓趙的說話。姓趙的冷冷的道。我也曉得這一回事。只是我以前去提出股東會。無奈他們只爭着做總理。有誰來理會我。所以我不去。請便罷。他沒法只好再找第二位錢先生。錢先生正大抽其福壽膏。冷笑道。熱新兄。別再說了。狗雜碗打碎了真好。大家沒得吃。別管這爛事罷。橫使又不是我們的一二個一份子股東。股東裏面儘有許多大人物。也不怕不清理。請用一筒煙罷。他一聽口氣不對。只得再找孫李周的幾位先生。那時可巧他們七個人在孫公館吃滿月酒。大打撲克消遣。孫先生道。我又認不得字。也不看報紙的不曉得。李先生說道。我是一個達者。不問不問。周先生和鄭先生同聲說道。我們乘着祖宗的家訓。只曉得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家瓦上霜。公修公德婆修德。誰也管他人閑事。那時他氣得急得。也可形容。心想祖宗創業艱難。今朝一旦付諸他人。正耐不住流下淚來。無奈跳出孫家大門。只見他的東鄰錢先生。身上掛了一塊聯合公司股東的徽章。把他們公司裏幾種貴重的東西。一件一件的捐進大門。只是這位矮先生又冷笑着說道。先生。凡

是開公司的一分子股東。自己也要問問公司的內容。別自以為公司大。天天不列着的。也要曉得有一天破產的。他想了矮先生的話。心裏十分難受。只是矮先生也太可惡。不肯在未破產以前去告訴他這句話。那時我正任路上散步納涼。可巧被我聽得了。趕緊地寫出這段故事來。請未破產將破產的大公司一分子股東前。請諸位想一個安全的維持法子吧。

王理堂

難兄難弟

杭州城裏。有姓張的弟兄兩個。弟名宗漢。兄名宗周。現在都三十多歲。他弟兄二人。自幼都念了好多年書。只因家中銀錢多了。便不肯去務正業。一個狂嫖。一個爛賭。不上幾年。把家中田產。零零碎碎的。差不多賣個光淨。可是他弟兄二人。倒有一條長處。他不說他頭禪。他也不說他眼瞎。只各人儘各人的性情。尋各人的樂趣。旁觀的人。見他弟兄二人。終年的不吵鬧。分頭去敗家產。因而上他一個尊號。叫做難兄難弟。要是攔其去講。就喊他做二難。他弟兄二人聽了。並沒有什麼感觸。有一天。難兄宗周。不知怎的懷悔起來。自言自語的道。唉我真豈有此理了。人家一個好好的女孩子。我為什麼去糟塌他。我仗恃着我的錢多嗎。我拿着這錢。去做那般惡事。究竟是我作惡呢。還是錢作惡呢。這且不講。至於我嫖的宗周。不過是取樂。試問硬拿着錢買樂。有什麼樂趣。他能。不過為幾個錢。納着鼻子假要好。試問他對於我。有半點情愛麼。他既沒有情愛。我怎麼還有快樂。我既沒有快樂。怎麼還拿着當做樂事。這不是自欺自的渾蛋嗎。這且不講。我自入嫖界後。什麼楊梅呀。大瘡呀。魚口便毒呀。還有種種說不盡的名兒。一齊出現在我身上。幾如盛宣懷在上海大出喪似的。應有盡有。不應有亦有。把我一個筋力壯的身體。害得七死八活。不成人形。這為何苦呢。這且不講。我到今天三十多歲。除了一個女兒。並沒有個兒子。把我的夫人。

小報季報

徐枕亞先生主任

大廉價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愛護，銷路日廣。茲為答謝起見，特將本報季報，以極低廉之價格，發售。每份大洋一角，全年十二份，大洋一元二角。凡訂閱全年者，另贈精美掛曆一本。此項掛曆，係由名畫家繪製，風景優美，人物生動，實為居家旅行之必備品。欲購從速，以免向隅。發行所：清華書局。

明星雜誌

（畫風西精贈）

片景湖美送

本雜誌係由著名畫家徐枕亞先生主編，內容豐富，畫風精美。每期均附有精美風景片一張，送給讀者。凡訂閱全年者，另贈精美掛曆一本。此項掛曆，係由名畫家繪製，風景優美，人物生動，實為居家旅行之必備品。欲購從速，以免向隅。發行所：清華書局。

了版出刊月術幻

目錄期三第

北京何海鳴及李淑洲蘇州葉天曉三先生題詞。福建鍾玉良北京鄧鏡澄序文。幻術小說解讀。千里眼。杯中水。金錢鏡。飯內取出手帕。以耳代目。火柴化。帶與雀。麻繩吸瓶。猜物神術。滑稽幻術。男女變化。舌作怪之手帕。由一而二。猜瓜子戲。備眼術。穿。奇法。信封中一牌。二。知牌神法。幻術目錄說明。洋一角。總發行所：上海克龍路三康學社。元每日練習二小時三月畢業每日六小時一月畢業。

屋父賣大

吾友東越許廣文君，其父大屋，欲賣。其屋坐落於上海克龍路，環境優美，交通便利。有意者請洽：上海克龍路三康學社。

海上花列傳

此書為雲間韓仙所著，描寫上海社會生活，內容豐富，引人入勝。定價兩元。特價六折。一月為限。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發行所：清華書局。

張舍我小說集

張舍我先生所著小說集，內容精彩，情節動人。定價六角。特價六折。一月為限。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發行所：清華書局。

東亞酒樓廣告

本樓二層樓中菜三層樓西菜治菜精美侍應周到。倘蒙惠臨自當竭誠歡迎。本樓電話中央九〇七。

天台山虞山二徐書局

本局經售各種書籍，內容豐富，價格低廉。歡迎各界人士光臨選購。地址：上海克龍路。

朱增宗博士

診所：上海雲南路會樂里。電話：中央一千〇五。十二號。

片花蘭

本片係由著名畫家徐枕亞先生主編，內容豐富，畫風精美。每期均附有精美風景片一張，送給讀者。凡訂閱全年者，另贈精美掛曆一本。此項掛曆，係由名畫家繪製，風景優美，人物生動，實為居家旅行之必備品。欲購從速，以免向隅。發行所：清華書局。

新語林

本書內容精彩，情節動人，為居家旅行之必備品。定價六角。特價六折。一月為限。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發行所：清華書局。

紀事 賊窟記

(六)

邱劍舒

片大如掌。余以之置門隙。即按繩攀之。亡何即斷。吾身乃復回自由矣。額上之創。似已不痛。而兩足又倍健。即急脫吾履。欲破門遁。而門又局於外。以物擊。則恐有聲。惶無法。忽悟曰。彼天階之簷不盈丈。惜無梯以登耳。亞以兩椅相乘。竭力一跳。手可扳瓦。既登瓦。一望。幸無人見。隨循壁以下。達戶外矣。是時為上浣。新月微朦。隱約可辨途徑。遂發足狂奔。余之行。本無一定方向。見路即去。奔至三鼓。計逾十里。乃坐樹下稍息。念賊必不知。或不追至。然所見村落甚少。余殆從野外走耳。當時未知為何地。本擬坐而待旦。以訪歸途。然露宿荒郊。又不慣。仍起程去。行三里間。遙見有一大座村落。心竊喜。以為該地有寺院祠廟。可以棲余一夕也。乃向村入。抵其地。忽有人喝問曰。汝何來者。余視之。軍人也。具告以願求。求其往起獲諸人。其人曰。茲事我不能辦。容白之營長。遂引同入一祠。見其所謂營長者。伊聞言。初猶曰。深夜難獲。余固哀之。謂不必盡捕其衆。但能出被擄者足矣。伊始肯肯。嗟夫。國養兵。所以衛民者也。既不能衛民。報以捕盜。亦有難色。兵不治盜。民治之耶。彼知夫其職責何在也。

營長發令召集。為數可三百人。視其族。警衛軍也。比列隊。營長謂余曰。若亦同去否。余曰。足不能走耳。曰。既不去。即坐此耐等。將見吾僕奏凱還也。余領之。伊等乃滾滾去。

追歸時。天大明矣。余同學數人均起獲。另其他被擄者。七八人。當至大營時。鄉人出觀者甚衆。軍隊陸續到。最後有被擄者九人。不問而知為賊矣。余細觀。惟識灼英。陸邦又不在焉。余叱灼英曰。汝亦有今日耶。前日咄咄逼人。勢饒可畏。恨無鐵繩在。不然。當加汝頸。報吾昔日之恨也。灼英不語。垂頭喪氣而已。頃間。營長邀村中紳士至。商處置之法。食曰。先覓被擄親屬。

取保諸人。然後將賊解縣。營長稱善。遂差人告知各家。余等均勝於營內。詢知同學云。昨晚三鼓時。灼英方自外回。雖數十人入。似讓重資者。既而設酒共醉。聞其中一人。頻呼好運氣。好運氣。孰知竟為渠等之厄運耶。及食畢。正在吸洋膏。忽其夥入告曰。軍隊來矣。速戒備。灼英起曰。勿懼。速配足彈子。乃各攜鎗出禦。留兩人守余輩。無何。而槍聲隆隆。余村吶喊戰方酣。突有擊槍軍士入。守者拔刀刺之。後者踵至。斃守者。即問余曰。若等為參乎。被擄之人均曰。參。參。參。賊語也。余曰。然。然。然。可隨余出。余曰。未嘗。焉能出。軍士悟。立開之。余等從之行。見四圍皆軍。不知其數。初以為局長稟官派來。及今見君。始知君之報也。余等既離賊窟。戰亦息。殺賊當在數十人以上。被擄九人。聞軍隊亦斃其六云。

談興方濃。而局長忽至。并吾鄉紳士數人。聯袂入見營長。保余等八人返。營長以兵一隊送歸。衆均向其拜謝。行不十里。又抵家門矣。駐軍之地。名大樹林。距吾鄉僅十里。昨夕余不識途。行程多半。乃無心而遇軍隊。未始非意外之幸也。

翌日。鄉人饋資備酒肉。送之營。以報其勞。并往省登報表揚之。吾人憫賊師之死於賊手也。集資以恤其家屬。并往起回其尸首。局長更贈以百金云。先是局長曾稟官報緝。故匪面恐。均不之理。詎料官乃敷衍從事。遂久延至二十餘天。使吾非冒險逃出。不知遭因幾時也。

陳君述。劍舒筆。噫。吾粵一何多盜耶。以吾粵養兵之衆。原足以守土平賊而有餘。乃有司不能治賊。且不能治兵。歲歲日日。皆言清鄉。鄉則未嘗清。而鄉民固飽受清鄉之苦。致使盜賊勢力。固固平民。更以抗敵官兵而無畏。何事至此。不得明矣。嗚呼。平民既納稅於國家。義務盡矣。義務已盡。猶不能享受政府保護之權利。然則義務云乎哉。權利云乎哉。吾紀是篇。心滋傷已。

(完)

大前門香烟乃在中國最先製造之五等香烟



大英商門 總代理

讀者俱樂部

小說

佛門俠話

半片

這一天。他也不曉得什麼事情。要到西村一個師姑庵去。湊巧那庵內。新到了一個遠方尼姑。法名叫做妙因。他見伊相貌生得清秀而有英氣。好像不配在空門中的人。隨便問了一聲。妙因聽了。就微微一笑。說道。居士要知道貧尼的事情麼。說來教人羞死。貧尼一生爽快。誓不說一句謊話。既承下問。我就訴給你聽吧。我俗家姓宋。我的俗名叫秀清。我雖然是大家出身。却素來不曉得什麼教做開訓。什麼教做開範。我生來的特別性格。就是喜歡持刀弄棒。舞劍使刀。我又喜歡替人家打不平。報仇。洩恨。我年輕時候。就不曉得給我打壞了多少人。這村子上人。幾乎要把那水淋淋的孫二娘的綽號。一母夜叉。三字。送給我。我當十一歲這年。又得了一個女尼的秘傳。更學會了許多劍法和種種武技。倏忽之間。我就十六歲了。我們家有的是錢。又有名望。又有勢力。我爹又沒有兒子。單生了一個女兒。自然有許多人都想做我爹的東床嬌客。但這些混人。

都不放在我的眼裏。東不成。西不就。不覺又過了四五年。我爹忽然被人冤陷。犯了一樁案子。給那些強盜官吏。捉了進去。我得知消息。就連夜飛入監中。得爹爹出。又飛劍取了狗官的頭。這案子鬧得大了。省中要把我當妖人處治。這罷了。抵排我死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偏偏這時的中丞公。有一個兒子。那厮本是倚勢妄為。無惡不作的人。他曾經幾次託人。要我嫁他。做什麼兩頭大。說是和他老婆是並肩的。給我一頓臭罵。攆走了。那知他痴心未死。此時犯在他老子手裏。他便藉此要挾。暗中託人對我爹說。若將女兒許他。他就可以消這案子。是我一時氣忿。不合將來人又打了一頓。結果我的爹。就給這厮治死了。我也不哭。也不辦喪。就趕到省中。竟把那奸人捉來。一劍揮作了兩段。我家中又沒有什麼親人。我娘是早就就死了。我還有什麼去不了的。我就把所有的家產。一起送給我的一个族兄。我自己就斷指為誓。誓不再行闖禍。就此利剪一揮。青絲萬段。仍舊尋到我的師父。老實做師姑起來。如今已有十五年了。伊一面說話。一面就伸出一個指頭。給他瞧了瞧。居士請看。這就是我出家的紀念啊。他見伊伸出的那食指。果然少了半個。不覺駭然失色。愕然起敬起來。伊又笑了一笑道。這又算得什麼。我從前也曾享過福的。但在這十五年來。覺得紅魚青蟹的生涯。倒也有點靜中樂趣呢。說時。又笑了一笑。和

他作別而去過二天。他又和我同去拜訪時。誰知伊已飄然遠行。雲游四海去了。

義務通信

一仙先生鑒惠書收到秋之魂請寄下
星樓君鑒示悉明日准在舍候駕
子元我兄大鑒惠件已收到容報命
嵩雲菊影二兄鑒惠稿極感弟忙不及詳覆為
罪
煙橋兄鑒兄肯惠稿感極但酬贈極薄奈何
小青哥鑒聞兄有偵探月刊之組內容如何乞示
雅雲女史鑒示悉謹聞命矣 偶庵
昔人云。患難交易。安樂交難。余則謂無事之交。有事之交難。世有十年如一日之良友。却少共事無意見之親朋。此其例也。 一



藝林

金明

一窗梅雨便懷天。惱亂閒愁鎖日牽。飛絮沾泥多聖蹟。游絲著樹儘纏綿。坡橫九折期懸度。石訂三生恍宿緣。何事干卿痴不了。風吹池水故生憐。

近體詩

冬夜感懷二首
地僻月光冷。霜高玉宇空。犬迎巡巷柝。鐘逐渡溪風。匪樹飛驚鶴。謀梁落遠鴻。凭軒發長嘯。牛斗夜熊羆。

筆劃

愛吾廬筆記

李廬

練縣富室顧念東。以財雄於鄉。念東性慈善。好施與。里有貧乏或困急。往求者。每有資助。以是鄉里咸感戴之。念東不自德也。一日。有一丐。眇其一目。在念東門外求丐。

大前門香烟 無人不知之最優美之香烟



大前門香烟 總代理

江湖浪語

覺園

陳生年已將屆弱冠。未曾履城市。一次聞鄰人述市上繁華狀。心頗慕之。請於其母。欲往遊。母許之。給以大洋一元。聽其隨意使用。生遂隨鄰人往。至市。鄰人自去購貨。生獨遊市中。人聲鼎沸。百貨雜陳。幾有目不暇給之勢。由午至日將西。徘徊忘返。忽覺腹饑。乃以洋向錢肆易錢。以購食物。詎肆夥見其狀似鄉人。僅與以錢八百文。生以爲市價與鄉價。或不相同。亦不與較。携錢出肆。欲赴酒館飯店。苦不知其價。遂巡不致遠入。忽有鄉子肩油餅而來。觀其狀。知係貧食。急奉以油餅。生意其價必廉。盡其食。食十餘枚始已。問其值。云每枚需百錢。而所携僅八百文。幸售者許以明日再購。生遂不使再出矣。在家靜坐月餘。某日。其母已大雨。遂於傘店門首。因便問傘價幾何。店主告以一元。遂購一柄。行至橋畔。雨漸止。方欲過橋。忽有警者呼人援手。生見其狀頗憐之。即以傘之一端授警者。曳之使過。及抵彼端。警者緊握傘端不釋。詰之。云傘係彼有。不過欲入援之過橋。故以一端授人耳。爭執間。行人咸就而詢其故。警者已執傘在手。暗將傘骨數目記訖。向人曰。此傘係所有。我不能另置記號。祇記其骨爲若干根耳。請衆命彼言之。生不能答。衆遂歸警者。生悻悻返家。母已察知。詢其所遇。益防之嚴。後月餘。適母歸寧。又潛來市上。途遇警者肩肉入市。攜傘而行。及欲報

花史

十年夢影錄

東越許廬父著

第一卷 歌浦春光

青雲館主

青雲館主隸西福致里。姿首在中上間。又善唱。裂石穿雲。未足喻其妙。以故生涯至弗惡。顧其爲人。傲而好淫。交接主顧。不以其財。以其貌。故館主之門。常多翩翩小白臉也。而少暗瞞大腹賈。識者固知其營業之弗永也。已而館主患毒瘡。充塞面部。既愈而癢。點弗去。見者咸却走。館主大窘。幸其姊小老亦斷輪老手。頗爲善心。以故猶得支持至數年之久。而小老三又以事件館主。館主斥之。小老三去而館主一蹶不振。館主後遷安樂里。未幾。死於疾。死後處空達三千金云。

劇談

鄭州劇界沿革記

達成

鄭州軍隊繁雜。號令不行。劇場妓館。時有服灰色軍衣之人物。稍不合意。則叫罵怒罵。無所不至。錢塘里之普樂戲園。尤爲若輩之私人俱樂部。鄭州本一通商大埠。且爲京漢海兩鐵路之樞。商業繁盛。不亞蘇杭等處。而遊藝之所。祇有普樂戲園一處。故實座頗佳。然購券入座者甚少。有時座座均滿不下三四百人。而售票不過二三十張。戲園經費。本不甚充。兼以收入不佳。遂致事事草率。演者半係惡臭滿口面目黧黑之人物。對之生厭。間來一二名角。因收入太微。不久即相繼他去。蓋此間俗人。不算包銀。但以每票抽錢若干計算。例如每票售錢八百文。演者取其一成或二成。如是則座客之多寡。切關演者之利害。自必格外賣力。法至善也。此間所謂名角。在他處亦不過一普通角色。春間有武生劉奎官。其傑作爲九口演塔子溝鐵公雞等短打戲。矯健乾淨。頗有可觀。兼唱紅生。嗓音響亮。做功老到。殊不易得。旋受漢口大舞臺之聘。離此而去。劉伶既去。園中祇有梆子花衫坤伶韓玉娥。及梆子青衣筱鴻福二人支持。生涯冷落。頗露竭蹶之象。其後新劇家劉藝舟。爲倡同舟日報事。來此演劇募款。同來者有武生楊德麟。花衫坤伶富花影。劉藝舟新舊兼擅。唱腔音不足。引吭高歌。時頗露豪態。楊伶武功頗佳。惟不能唱。富伶年高。故扮演一人。無不貼入。且曾受高等教育。故扮演一人。無不貼入。且曾受高等教育。故扮演一人。無不貼入。故其中詞句。典雅絕倫。而尤以棒打一鼓

。吾事乘興抗。卒以乘興不敵。勢垂敗。乃脫身而遁。既脫險。乃知盜不可爲。遂立志不再犯。顧不能事生業。不得已而行乞。念東頭慰之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有大智慧。異日必出人頭地。從此益宜自勉。毋再行橫暴行爲。吾當爲汝設法。謀一出路。可拜謝。念東後爲介紹至某統領處。從征流寇。以功得軍官。娶妻生子。終生感念東不衰。每見念東。未嘗以行輩自居也。念東年九十餘。無疾而卒。

影形樓筆記

應必

真茹王某。商人也。設豆餅行於鎮。其人瘦弱似病夫。溫柔如女子。固無人有知其能技擊也。某日。鎮中來惡丐數人。自稱爲江湖保鏢者。向各舖戶勒索。其勢洶洶。必逐其欲乃已。否則吵擾不休。衆懼其橫暴。咸不敢攫其鋒。比至王肆。與錢百文。猶不肯去。王乃令二人抬一巨甕出。甕中滿貯石塊。王以左手三指撮之起。以右手三指承甕底托之。旋身作陀螺轉。顧謂丐曰。若而能効余如此者。余將聽若所欲也。丐相顧失色。風竄而遁。王某家甚富。其家人能拳藝。嘗有盜數十人。夜入其家。欲肆劫掠。王某之父。舞槍隻身禦之。盜衆披靡而逃。復追逐之。王某之兄。恐父有失。亦追隨出。及門外。適其父追盜回。父子相遇。昏黑不能識。父誤以爲盜。遂以槍刺之。應手而倒。及家人畢集。始恍然誤殺其子也。然悔無及矣。

諧海